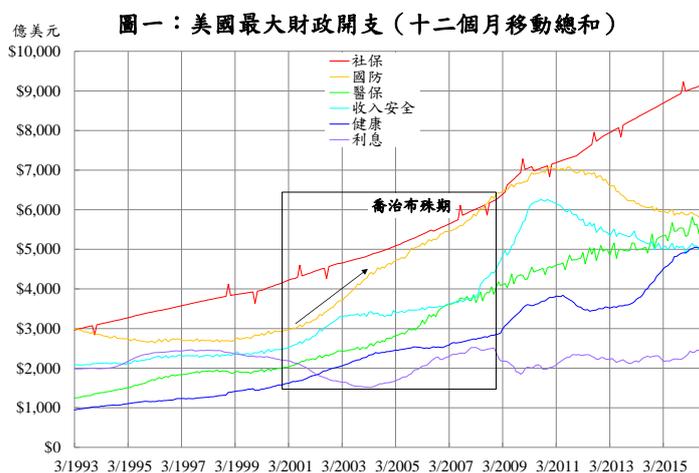


《經濟日報》全版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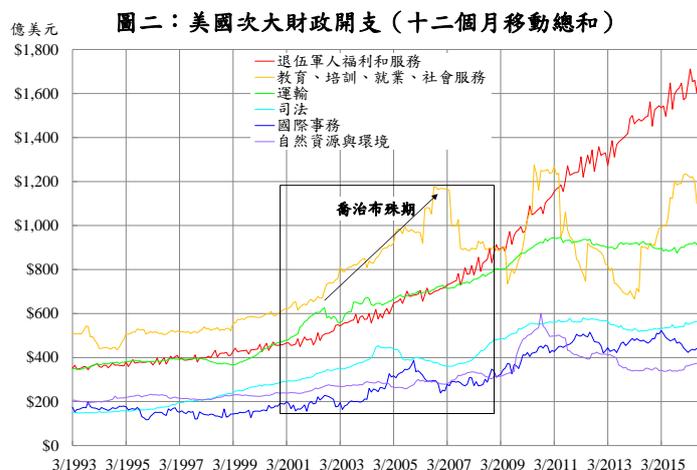
共和黨將財赤釀 減稅不及打仗傷

特朗普聲言大搞基建兼減稅，市場即時想到的是財赤、債務和通脹，債息遂抽升。歷史似在重演：克林頓令美國出現幾十年來首次財政盈餘後，喬治布殊甫上台便扭轉；當奧巴馬將海嘯時一成 GDP 財赤減至 2% 時，特朗普來了。民主黨慳水共和黨倒水。

那麼喬治布殊是怎將財政變壞呢？現在重溫一下。圖一為美國最大幾項財政開支，最大的社保直線上升，概與嬰兒潮退休有關；醫保、健康等的升勢均相若。最明顯的，是國防開支在其在任初期急升。當時 911 後美國出兵阿富汗、伊拉克，亦是這樣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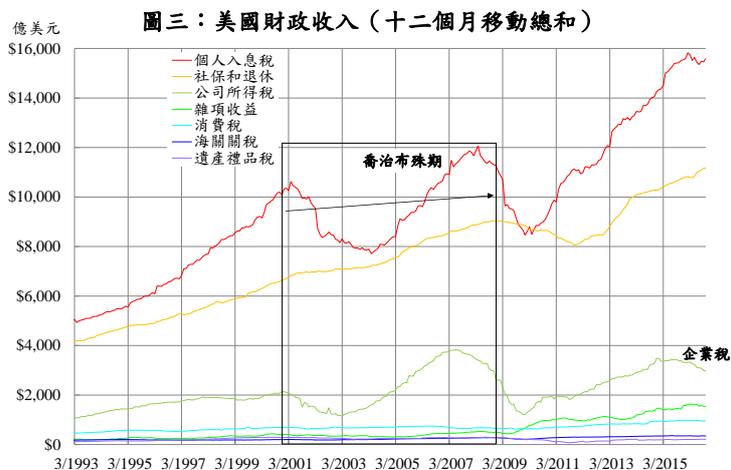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二為次大的六項開支，銀碼較諸圖一的皆低一大截。驟看所見，急升的有教育、培訓等，這與另幾細項為克林頓與奧巴馬年代靠穩項目，唯在共和黨期卻顯著上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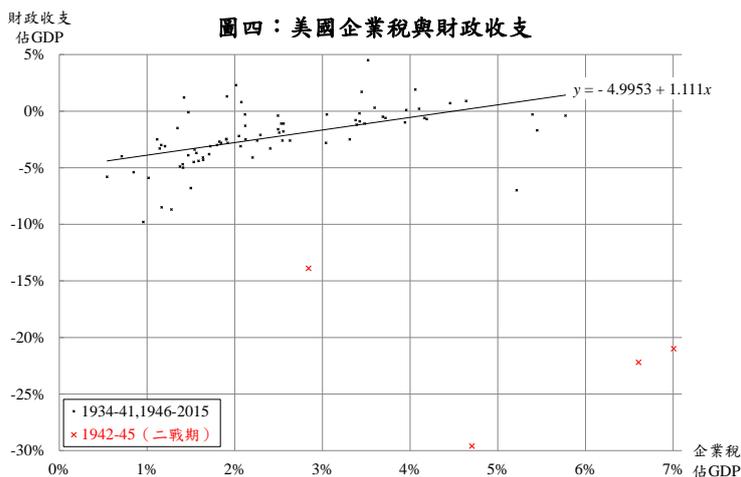


財政收入方面，圖三可見，雖然衰退不時有，但喬治布殊年代的入息稅是橫行的，較諸其前、後任（皆民主黨）的上升有顯著分別；第二大項社保、退休也有類似現象。

至於特朗普要大減的企業稅，則相對最大兩項稅收而言僅屬細數，大減亦未必出事。



減企業稅率是否必定減少稅收，此乃經典 Laffer curve 之現象。即使稅收真減少，但對財政又有幾多影響？圖四的回歸所見，即使不收企業稅，財赤亦不逾 GDP 的 5%。



由此可見，減稅不是財政好壞的重要因素，打不打仗才是關鍵。

羅家聰
環球金融市場部